



BEST SCREENPLAY  
FESTIVAL DE CANNES

第6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最佳编剧奖

A TOUCH  
OF SIN 天注定

# 《天注定》手稿珍藏本

贾樟柯 著 任仲伦 编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# 《天注定》手稿珍藏本

贾樟柯 著 任仲伦 编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天注定》手稿珍藏本 / 贾樟柯著; 任仲伦编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4.7 (2014.10 重印)  
ISBN 978-7-5474-1050-9

I. ①天… II. ①贾…②任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29489 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  
装帧设计 王 芳  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 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 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  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  
网 址 <http://www.hbcs.com.cn>  
电子信箱 [hbcbs@sdpress.com.cn](mailto:hbcbs@sdpress.com.cn)  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 
规 格 185毫米×260毫米  
10印张 131幅图 80千字  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 
印 次 2014年10月第2次印刷  
定 价 18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序：我的夜奔

11

《天注定》电影剧本手稿

17

《天注定》图录

133

附录

155

叶知秋



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最佳编剧奖

BEST SCREENPLAY  
FESTIVAL DE CANNE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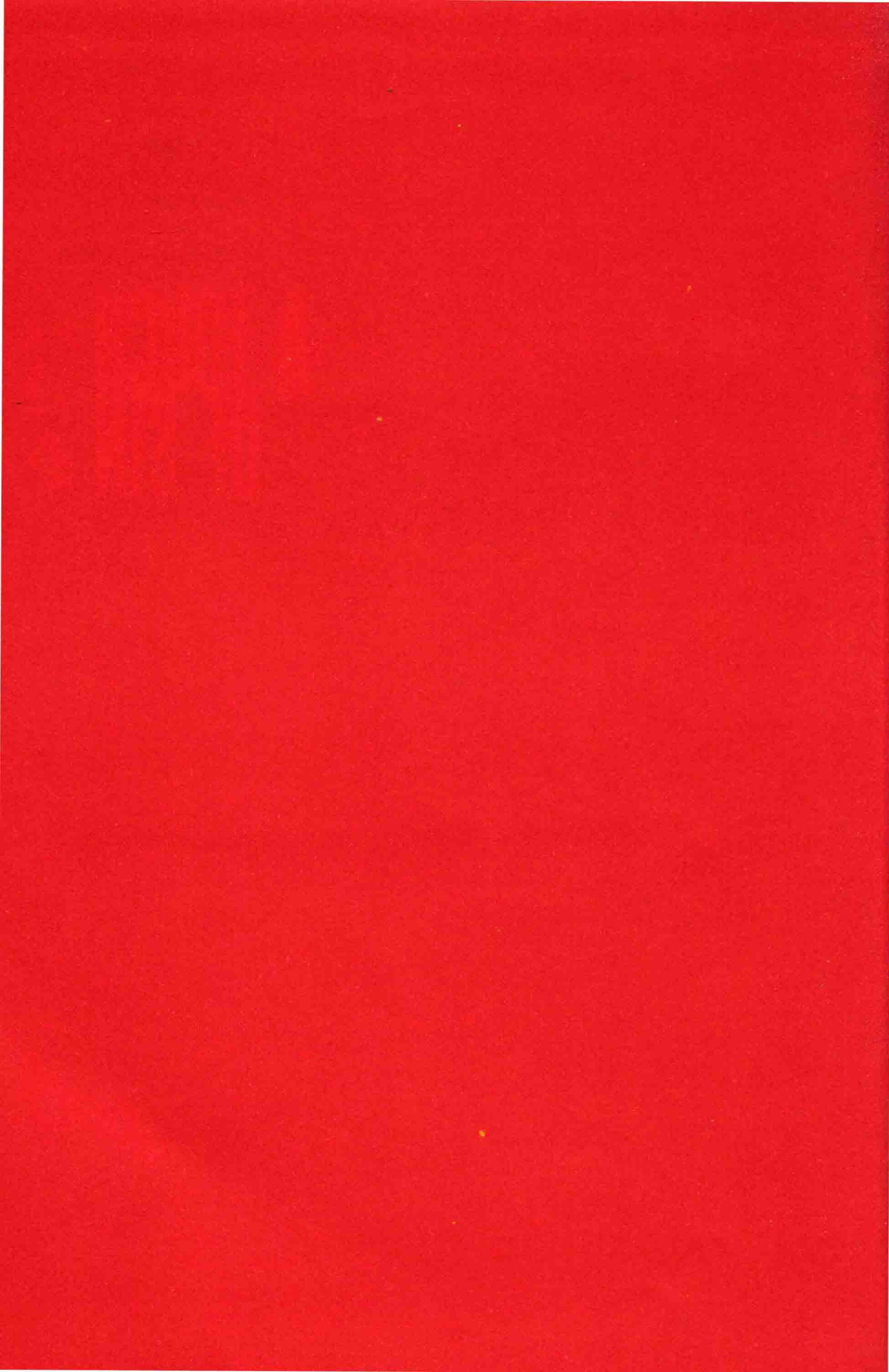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BEST SCREENPLAY  
FESTIVAL DE CANNES

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最佳编剧奖

A TOUCH  
OF SIN 天  
涯  
无  
角





# 《天注定》手稿珍藏本

贾樟柯 著 任仲伦 编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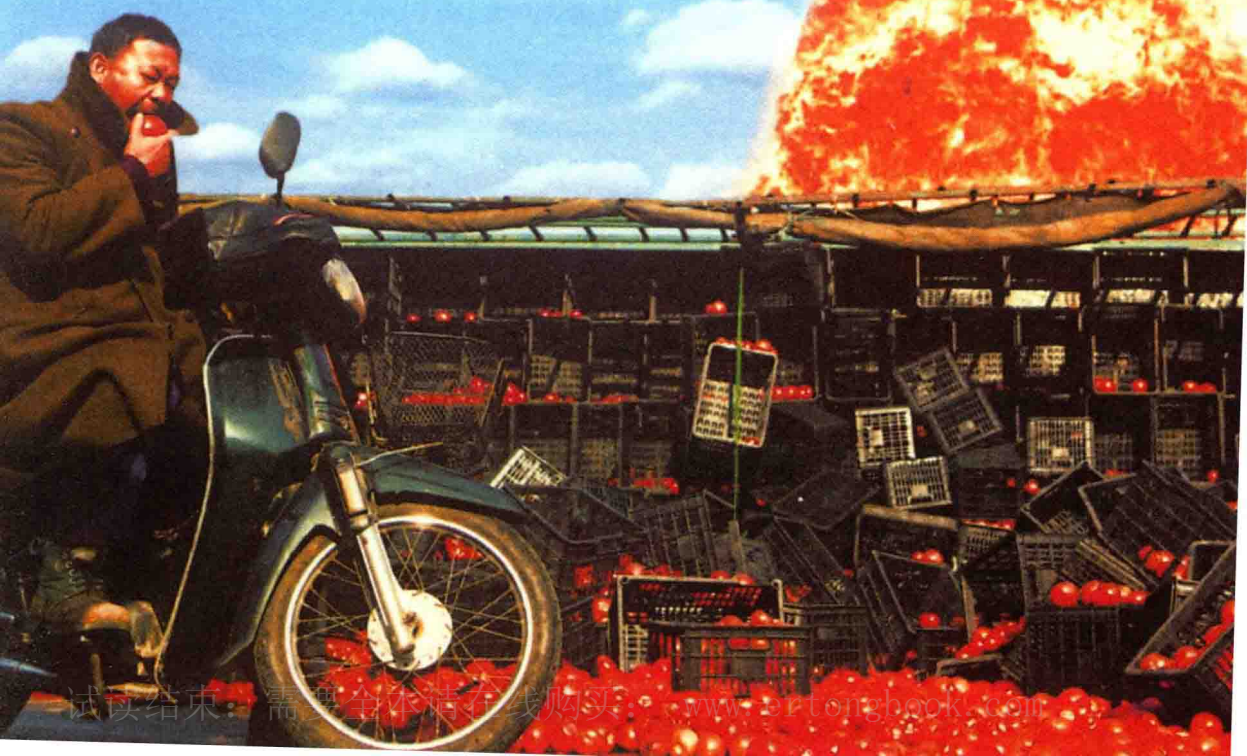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，一个愤怒的男人决定采取个人行动。

重庆，一个游子发现了枪的无限可能。

湖北，一个女人被逼到墙角，她忽然想起自己有刀。

广州，一个总在换工作的少年飞向绿洲。

纵高铁出没、私家飞机遨游，只要山河大地在，侠义就在。





# 目 录

序：我的夜奔

11

《天注定》电影剧本手稿

17

《天注定》图录

133

附录

155



## 序：我的夜奔

贾樟柯

高三的某一天，好朋友突然冲进教室，气喘吁吁地说他被高二理班的一个同学打了。这当然是对所有兄弟的侮辱，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，我们一直在筹划复仇的事情，最后决定我和另一个瘦高个子同学陪好朋友去“理论”。

下课铃响了，我们三个赤手空拳地向“仇家”的教室走去。我相信我的目光会秒杀他，不需要太多人手同行，他可以想象窗外全是我的兄弟，他的对立面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这个倒霉的理科同学一定会在我们目光的凝视下低头，服软，认错。目光就是利器，我相信。更关键的是，如果能用目光打败他，我们尊严所受到的挑战就会得到加倍地偿还。“江湖”需要传奇，那时我就是个好编剧。

理班的老师刚出教室我们三个就占据了理班讲台，我们一言不发地望着整整一教室人。视线扫过的地方逐渐安静，的确有很多目光选择了躲避。那一刹那，滋生了我对他们的不屑，这甚至是一种忧伤的感觉：像一排排割倒的麦子，青春金黄灿烂，但自尊已经弯曲倒地。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孤立，如果有更强悍的人跟我寻仇，我知道我身边的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都可能是弯曲倒地的麦子。人，终究无所依靠。

穿过一排排桌椅，好友在瘦高个子同学的陪伴下，一步一步向他的“仇家”逼近，我在讲台上用目光控制着全局，叙事按照我们的设计在一点点往前推进。就像胡金铨的电影，所有对决之前都是对峙，那是世界上最漫

长的时间，每一秒都长过一秒，连彼此的喘息都参与了交锋。真的是一道白光，我知道不好，连忙跑到好友身边。教室里没有人说话，被刀锋划破的衣服提前为鲜血让出了退路，我的耳边“唰”地一声，那是邵氏电影里独有的刀剑刺过身体的声音，现实中没有，此刻却在我的心里久久回响。这声音代表着无法形容的疼感，就像“冷兵器”的一个“冷”字，让人望而生畏。好友的肚子上渐渐渗出了鲜血，“仇家”脸色惨白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小刀，那把小刀无辜地面对着我们，没有挂一丝血迹。

瘦高个子同学连忙背起好友，我在后面扶着他，三个人向隔壁汾阳医院落荒而去。教学区里布满课间休息的同学，即使擦肩而过，那些打水归来，或者说笑打闹的同学也没发现我们的境遇。好友的血在瘦高个子同学的白衬衣上渗透开来，当我们把他放在急诊室床上的时候，我们三个都布满血迹。一个莽汉般的大夫很冷静地进来，不慌不忙地处置，似乎还在哼着小曲。他的脚步为他打着节拍，我低下头，看见他穿了一双蓝色的塑料拖鞋。这双拖鞋显得无比懒散，对我们如此不屑一顾。我们的班主任匆匆进来，又匆匆晕倒。我没有晕血，手里拎着血衣，像拎着一面带着温度的旗帜，而大夫报以我们的却是一双蓝色的拖鞋。血，在此地如此司空见惯，如此不值一提。

那天晚上，我骑着自行车一直在县城里游荡。县城万户掌灯，街上正是倦侣归巢的时刻。明月下最容易发现爱情，感觉屋宇宽厚，万物仁慈。



横穿县城的马路上，有赶脚的牛群经过，百十头黄牛与几个赶牛人散步般向西面的群山散淡而行，有如踏着古代的土地，他们步履不停。黑暗中的县城顿时有了古意，这座城池改朝换代，弃旧图新。但对月亮来说，一定只是没有改变位置的地球上的一个小点而已。黑暗包容了太多不堪的人事，没有人比黑暗更了解人的痛苦。我决定把今天的事情忘记，从此以柔软面对世界。是啊，少年无知的强硬，怎么也抵不过刀的锋利。因为今夜，我喜欢上了夜游：黑暗绝顶明亮，无比透彻。

多年之后，我在北京南城“湖广会馆”听昆曲《夜奔》，舞台上的林冲在风雪中穿山越岭，悲愤中婉转清唱：“遥瞻残月，暗度重关，奔走荒郊”。一滴本该在高三时留下的眼泪，这时才缓缓化开，挂在脸颊。林冲孤苦多于悲愤，这故事就是在讲一个人逃出去，活下来。而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，我们都奔命于风雪的山道，在黑暗的掩护下落荒而逃。

同样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迹，这些年翻开报纸打开网络，相似于《夜奔》的故事比比皆是。那些掩藏在报道文字中的血迹，却没有丝毫的质感。仿佛不曾疼痛，轻而易举。而我，却不时想起高三的那个上午，耳边总会想起“唰”的一声。在邵氏电影的工艺里，那是拟音师傅撕开布匹获得的音效，但对我，那是身体的伤痛、无力的宣言、卑微的抵抗。一个下午，又在网上看到同样的新闻。我合上电脑，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。少年的血多少源于荷尔蒙的分泌、多少有种可以理解的天性中的冲动，而